

## 【殷郊性转】洁白大地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2966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29660>.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Other</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伯邑考</a> , <a href="#">崇应彪</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发郊 - Freefor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2 Words: 5,330 Chapters: 1/1

## 【殷郊性转】洁白大地

by [texiclee](#)

### Summary

代友发布

我本人是绝写不出这种文字的

蓬勃，野性的生命力

在暴雨中擒住惊雷，痛痛快快揍它一顿的畅快感

她很少发文，如果可以，还请路过各位留个评论，有点反馈，感谢感谢

远处红色的盐田在月光下闪着粼粼波光，映的芦苇荡里亮堂堂，坐直身子的少年姬发拿着个芦苇抽着玩，倒弄的自己和身边的殷娇一头一身，殷娇叹口气，也直起身来，她先给自己穿好了衣裳，又拿了帕子掸掉姬发头上的芦苇絮。她一边掸着，一边推着姬发问：“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姬发蔫蔫的回：“记住了，我不会再闹的，娇娇，我们三个一起拜堂。”

殷娇是8岁上来的姬家，那一年她那苦命的娘终于撑不住咽了最后一口气，她那个为富不仁的爹就把她送到了从小定亲的姬家，美其名曰是家里没了女人，让她好好跟着婆婆学规矩。可十里八村都跟明镜一样，他就是不想再养着这个孩子，哪怕是多出不了几个口粮。漕帮人家为了锅头不分家，倒也常有兄弟共妻的传统，但是像殷寿这样的家境，为了那多出一笔的彩礼，将女儿许给姬家两个儿子的确实少见。娇娇到姬家那一年，姬邑已经13岁，是个挺拔的少年了，姬家的盐田从引水到晒盐，他都能安排的井井有条，时不时的还能跟着他爹姬昌跑一趟漕运，将一船船的白盐运到大运河的那一头，在将一船船的白银运回来。而姬发却还是个甩着鼻涕的5岁孩子，每天跟在娇娇后面“娇娇，娇娇...”的喊着，要是娇娇沉下脸来让他叫姐姐，他就会一叉腰，憋着嘴，像个小鸭子样的说：“娘说了，等我长大，你就是我媳妇了，不是姐姐，就是娇娇。”娇娇不论跟着娘亲大妲去稻田藕田盐田，身后都坠着一个小尾巴，他的小腿跑的飞快，偏生跑的累了，只要娇娇背他，娇娇把他背在背上带回家，只到他十来岁上抽条成了一个少年人，也还是会贴着娇娇的后背，扭得像个麻花。

按照常理来说，姬家这样的家境也到不了两个儿子娶一个媳妇的份上，甚至能给两个儿子都多多娶上十个媳妇，但是小儿子姬发从落了地就是个夜哭郎，到了四岁上更是整夜的不

睡觉，说是一闭上眼睛就是一片血红，有骨头架子追他，姬昌寻医问药，最后托到了官银号的纪先生看了姬发的魂，纪先生说姬发魂魄不安，必须找个年纪大点的媳妇镇着，最好永不离开家，让命硬的姬邑护着他的魂，两家做一家。姬昌不得不效仿漕帮的穷苦人家，放出风去给两个儿子娶一个媳妇，万没想到大锅头殷寿不仅应了这门亲，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他们家，真还别说，自从娇娇到了家，姬发就再没做过噩梦。

待到今年，殷寿娶的那个比娇娇还小上两岁的苏家姑娘，已经给娇娇生了个弟弟，弟弟洗三那天，姬邑带着姬发和殷娇去喝喜酒，殷娇去原来她和她娘住的屋里看了看小娘。苏姐己本是跟他们几个一起长大的玩伴，因着他爹苏护前年走船，压着的一整船盐被水匪劫了去。殷寿作为漕帮的大锅头，保着苏护免了罚，而那一整船的盐，殷寿让苏护自己掏出银子来赔，苏护没有银子，只得把自己娇养的小女儿嫁给了殷寿，苏姐己过门的那一天，殷寿作为女婿替苏护填上了亏空。

苏姐己此刻半躺半卧在床上，从前像蛋白一样的脸庞现在如同金纸，新生的弟弟殷武庚倒是肥壮结实，一出生就有殷家人健美的体格。殷娇握着姐己的手，两人相对着垂了一阵泪，也没有旁的可说，临走时，姐己突然吐出一句：“我要是没了，你多少看顾着些我爹和我弟弟。”殷娇对着她重重的点了点头。

殷寿当爹不好，当丈夫更差，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把殷娇送到姬家，大妯像亲生女儿一样的教导殷娇，让她像个漕帮女儿一样的学会了撑船跑马，也让她跟着姬邑姬发在私塾里学会了文章和算数，殷娇18岁上已经能像姬邑一样，能带着漕船往近处送一送了。纪先生批的命里，姬发15岁魂魄稳了才能成亲拜堂，姬邑和殷娇只好等着他长到了这个年岁上。姬发却不知道听谁说了，娇娇摆了堂，也是得跟他哥先住满一个月，带他哥带着这一回要运的粮食走了，娇娇才能再来陪他。姬发在他爹娘面前闹将起来，他倒不敢闹到他哥面前，说到底姬邑也是为了他的命，才愿意担下这份委屈。

大妯把殷娇叫到屋里，关起门来谈了一个时辰，殷娇出门时眼眶发红，脚步发飘，可也没耽误着她拽着姬发去藕田盯着长工们收藕。月亮上来时，殷娇招呼着长工们回家，姬发顶着殷娇给他做的荷叶帽子要跟着长工们往回走，却被殷娇一把拽到芦苇荡里捂住了嘴。

等着长工们走远了，殷娇的小手在姬发脸上按出来一个红印子，姬发呼出来的热气也把殷娇的手心烫红了。姬发结结巴巴的问：“娇娇，我们不回家吗？娘等着我们吃饭呢。”殷娇却没答他，只定定的看着他，问他：“你天天跟爹娘闹着让我陪着你，你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陪着你吗？”姬发跺着脚答：“我知道，你又拿我当小孩，你是我媳妇，你就是得陪着我。”殷娇拉着他又往芦苇丛里走了走，他俩路过的地方，荡起来一层淡淡的烟尘，那是芦苇絮顺着他们的来路引出来的一丝线索。

等到走到芦苇深处，姬发都觉得脖子里有一点痒了，殷娇才停下，开始剥他的衣服，就像小时候要给他洗澡一样。姬发左躲右闪着笑：“娇娇，娇娇，去年你不是说我长大了，不给我洗澡了吗？”殷娇一瞪眼睛，说：“不许笑，娘说了，让我今天就给你当媳妇，你再笑，我就先去陪哥了。”姬发听了这话，一动不动的站好，任凭娇娇把他剥了个干净。等到娇娇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他躺下的时候，他还在看着从芦苇中透出的一片天傻乐，可是等娇娇同样不住寸缕的身子盖上他的身子的时候，他就不乐了。

娇娇的身体那么软，她跟着他哥和他一起跑马，一起撑船，连点数上船时她也能帮一把手，但是偏偏娇娇和他的身体不一样。当娇娇的嘴唇附上他的，他想到了娇娇给他摘得花，娇娇吸吮着他的嘴唇，就像他吸那花心里的蜜汁一样，于是他也像吸吮花蕊一样，去吸吮娇娇的唇舌。他这几年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殷娇背着的幼儿，实实在在的长成了一个大好青年，当殷娇的鼻尖蹭着他的下巴，嘴唇贴着他刚刚隆起的喉结时，他觉得芦苇荡里的这一片天地开始变小，当殷娇的嘴唇到了他胸前的时候，这片天地只容得下他们两个人了，再到殷娇的嘴唇到了他排列整齐的腹肌上，天地只在他的胯下了。等到殷娇将他的天地含在嘴里时，他觉得头皮发麻，只剩下进的气，不会呼气了，等他呼出这口气的时候，娇娇嘴里的那部分他也吐出了一口浊气他眼看着娇娇把他喷出来的浊精咽了下去。姬发突然觉得他的脑子清明了起来，他伸手将殷娇拉到了身前，让她像最开始一样覆在他身上，他再次吸吮她的唇，像刚才娇娇抚摸他一样抚摸娇娇，不同于儿时他们一起洗澡，那是娇娇总是打掉他企图往她身上伸去的手，这一次娇娇没在打他，而是用小手领着他的手，先是摸上了她丰满的胸，再抚摸到她紧实的腰腹，最后拉着他的手来到她最隐秘的那处。姬发的手触到了一片湿滑柔软，迟来的清明终于让他无师自通，他把手指放到了湿润当中轻轻的抚摸起来，随着抚摸，他看着娇娇紧皱着眉心，她眉心的那颗小痣也被糊成了一团，

又随着抚摸，她又展开了眉心，姬发越过那颗小痣，他看见了娇娇头顶的月亮，月光照在娇娇的身上，给她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银光，姬发突然很想将这层银光戳破，把他的娇娇从银光里拉出来，他抽出了手指，将娇娇含过的已然硬的发疼的地方放了进去。一瞬间他听到了娇娇的轻叫，就像春天里黄鹂飞过家门的鸣叫，娇娇用手支着他的胸膛坐了起来，她开始轻轻的耸动，可能是因为晃动的疼痛，她自己用手拖住了自己乱动的胸乳。姬发越看越不忍心娇娇如此辛苦，他一边用水扶住了娇娇乱摆的乳房，一边也开始耸动自己的下身，让他没想到是娇娇仿佛更辛苦了，她开始低低的吟泣，眼角也挂了泪珠。“娇娇一定是累了。”姬发想着，抱着殷娇翻了个身，他让娇娇躺着，自己来动。娇娇的腿又长又直，他要把它拉到自己面前，亲了亲左腿又亲了亲右腿，娇娇的脚趾小巧可爱，他亲了亲左边，又亲了亲右边。娇娇的奶子又开始因为他的顶弄而跳动，他想起来刚才娇娇仿佛因为这个跳动变得很疼，他又用手去托住，不自觉的抚摸她乳头，她的乳头就像夏天里莲蓬中新结的莲子一样硬，姬发想“那会不会也像莲子一样甜呢？”于是他俯下身去舔了一舔，含了一含，确实是甜。

殷娇看着姬发的头扎在了自己胸前，他头发上落了一层芦苇的烟雾，殷娇想帮他抚一抚，自从十年前她到了这个家，姬发就一直归她管，家里的养娘和妈妈也只是打打下手，她看不得姬发身上沾了尘，可是姬发顶的越来越快，她不自觉的将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将他的头按在自己胸前。殷娇用这种类似哺乳的姿势迎接了她和姬发人生中的第一次高潮。待殷娇把他们两个擦拭干净，又帮姬发把衣服上的烟尘拍没，各自穿好。姬发终于答应了下个月初二拜了堂让娇娇陪着姬邑过一个月。“可是哥哥白天去管事时，你还得跟我在一处。”殷娇听了这话，拿帕子的手顿了顿，又轻轻拍了拍姬发肩头上本已经没有了的芦苇絮，答应了一声“哎”。

初二这一天，姬发随着哥哥姬邑的脚步，拉着红绸将殷娇送到了姬邑的房里。

夜里姬发睡不着，偷偷跑到哥哥屋门外，他怕娇娇再次因为奶子太疼而哭泣，又觉得这个秘密可能不能由他来告诉哥哥。他还没听见哥哥屋里有什么动静，倒先看到了屋角的崇应彪。崇应彪从小跟他们上一个私塾，只比他哥哥小一岁，就像他坠着殷娇一样，崇应彪自小也坠着姬邑，“哥哥，哥哥...”的叫个不停。姬发时常跳着脚喊着：“那是我哥哥！”但是总被崇应彪用一句：“小屁孩子，懂什么。”堵回去。自从崇家父兄在一次漕运里，被水匪双双砍了头，崇应彪就带着自己的锅头并到了姬家。今天崇应彪却不见了往日里的趾高气扬，他好像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只在屋角转圈。姬发看了看崇应彪，想了想自己，从重新回到屋里去。

殷娇还没陪上姬邑一个月，朝廷里就下了改漕归海的旨意。漕帮里的各锅头就像炸了锅，嚷嚷着让大锅头殷寿去找漕运衙门的老爷要个说法。没等殷寿表态，就又传出他早就把漕船换了海船，还在官银号里开了粮店的消息。姬邑思量了好几天，也觉得将漕船换了海船，他家的锅头常年在洞庭湖过船，湖里的风浪是比不过海上，不过多加小心，也还是比跑近路锅头能抵挡。

盐田变成白色的那一天，崇应彪带回了姬邑的死讯，以及半支船队，据他所说姬邑的尸身已经在与倭寇的对战中遗失，唯一的好消息是姬邑绘制的海图被崇应彪贴身收藏带了回来，甚至还补齐了回城的路线，而崇应彪却死活不肯把海图还给姬发，哪怕他的锅头比姬家损失的还严重。矛盾终于在姬发得知，崇应彪其实带回了姬邑的尸身，崇家的祖坟里填的那座写着“伯邑考”名字的新坟就是铁证。

当姬发的拳头挥到崇应彪脸上时，崇应彪没还手，他只是大喊：“你凭什么占着他，他活着得安你的魂，他死了也得跟你绑在一处吗？”姬发的第二拳就再也挥不出了。

因为此次海运的粮食被倭寇洗劫大半，朝廷又下了旨意，让漕运补齐余数再行前往，姬昌喉疾实在太重，海上的腥湿他肯定不能抵挡。殷娇提出由她与姬发掌船，崇应彪带着海图压阵，先由大沽口出发，绕到金家口加入舅舅姜桓楚的船队时，姬昌也不得不点头，毕竟误了交期，整个锅头人头不保。

大锅头殷寿已经不能指望，哪怕他们是儿女亲家，毕竟上月初苏护的船队装上暗礁误了交期，殷寿毫不犹豫的把他连同两个儿子一起交了出去。又有了身孕的姬己听见父兄的死讯以后，让养娘把殷武庚送到姬家，交到殷娇手里，自己在殷寿住的主屋上了吊。殷寿也不过买了上好的柳州棺木，大大的发送了一场。

开拔的前一天，姬发在拜完姬邑的牌位之后，默默的躺在殷娇背后，他又长高了一些，现在可以把殷娇拢在身前，他把手放在殷娇的小腹上说：“真的不跟爹娘说吗？”殷娇只是微

微点头：“说了爹娘一定不会让我去的，左右他们不知道，也就不担心，就算这个没了，下一个还是按咱们商量好的，都算做是哥。”姬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声音也闷闷的：“都给哥，以后有多少都是哥的，我只要你。”

说着话，他的手又不安分的来到了殷娇的身前，殷娇的奶子又大了一些，放在手里更沉了，而她的小腹还依然平坦，姬发的脸依然埋在殷娇的头发里，他的呼吸已经烫的殷娇连脖子都疼了，姬发就这么侧躺着进入了殷娇，他用手箍着殷娇的腿窝，将她的大腿贴在身侧，他开始大开大合的操动起来，殷娇从低吟转成了喊叫，又从喊叫换成了低泣，她从没发现姬发有那么大的力气，她推也推不开，还是睡在大妲屋里的武庚解救了她，已经快两岁的武庚嚎哭着：“娘啊娘！”姬发才终于将那一股热流都撒在她体内。殷娇来不及好好收拾，推开姬发，好歹擦了擦就穿衣穿鞋跑出屋去，姬发躺在床上看着她跑出去的背影，终于流下泪来。

船队从大沽口入了海，殷娇掌着舵，姬发爬上桅杆，就连从姬邑死后再也没醒过酒的崇应彪也对着罗盘看着海图，这一路真就无风无浪的到了金家口，殷娇的舅舅和表弟跑惯了海船，护着他们打了一个往返，回到金家口，不放心的姜楚桓把姜文焕留给了他们，甚至把两艘三桅的大船也给他们护航。

就在他们出了金家口不远，倭寇的航船也贴了上来，姜文焕虽然指挥着大船撞毁了十余搜航船，但是这次倭寇仿佛闻到了血的鲨鱼，越聚越多，越贴越近。等他们纷纷跳上甲板，崇应彪才反应过来，跟姬发和殷娇说，他们要抢的是那两艘大船，船员里有倭寇的奸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算要手刃奸细，也要等杀退了敌人再说。多亏了他们仨人自小一起长大，配合默契，三人背贴着背形成犄角之势，姬发与崇应彪又从与彼此的肉搏之中得到了不少经验，竟杀退了一批又一批的倭寇。待到杀退了最后一波外敌，三人俱已成了血人。倭寇眼见没有胜算，也只能退走。敌人一退，崇应彪便仰面倒在了甲板上，倭寇的刀早已砍穿了他的肋骨，他撑着不死，只是怕殷娇姬发腹背受敌，如今大患已出，他再也撑不住了。他大口大口的抽着气，但是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破败的风箱，抽的再多也进不去，他嘴巴嚅嚅着什么，姬发把耳朵凑到跟前，只听见他轻叫了两声：“哥哥，哥哥...”就没了生息。

殷娇跪在甲板上暖暖哭泣，冷不防一个水手跪到她身前，口称着大小姐。殷娇打了一个寒颤，就听他说：“大小姐，老爷让我同您说，如今您就算回去，姬家的生意老爷也是要定了，您的好本事老爷还是看中的，就算把姬昌按照不应交期下了大狱砍了头，老爷也保您和姑爷平平安安。”

殷娇站起身子，低头看着那水手：“爹真要疼我，我头回跑海船，怎么就派了你一个人保护我？”那水手呲着一口的黄牙笑了：“那哪能呢大小姐，我那一队的兄弟，都是老爷派来护着大小姐的。”殷娇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本就生的极美，轮廓犹如殷寿一样英挺，却又有一双生母姜媿一样含情的眼睛，哪怕她现在满脸是血，这一笑之下，那些血迹倒更像是没涂好的胭脂。水手不由看得呆了，他听得殷娇说了个：“好好好！爹果然疼我。”随后他只觉得身后一阵劲风，脖子一凉，在他的头被姬发拎在手里，身子落地的那一刻，他又看见殷娇朱唇轻启，她仿佛说的是：“姬发，把他们都杀了罢。”

姜文焕再次听见表姐的消息，是在一个指挥运冰船离岗的下午。多年的海患伯一嫂带着她的丈夫和船员上岸杀进了官银号，据说她的丈夫还在官银号外立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天不杀你，我杀！”他们旋风一样的带走了漕运大锅头的头颅，又旋风一样的劫了大狱，最后旋风一样的从大陆消失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